

列 寧
市場理論問題評述

再論實現論問題



35858

列 寧

市場理論問題評述

(因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和布爾加科夫先生的論爭而作)

再論實現論問題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CAB30/10

В. И. Ленин
ЗАМЕТК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ОРИИ РЫНКОВ
ЕЩЕ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ОРИИ РЕАЛИЗАЦИИ

本書係从“列寧全集”俄文第44卷第四卷
第49—50頁和第59至77頁譯出

列 寧
市場理論問題評述

再論實現論問題

麥 閱 方 鋼 譯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1\frac{1}{4}$ ·字數23,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5)0.11元

統一書號1001·269

統一書號：1001·269

定 价： 0.11 元

市場理論問題評述

(因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先生的論爭而作)

大家知道，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場問題，在以瓦·沃·¹先生和尼·一遜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經濟学家的学說中占着極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民粹派理論持否定态度的經濟学家們認為有必要注意这个問題，并且首先將“市場理論”的基本的、抽象的、理論的要点加以說明，是非常自然的。一八九四年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在其所著“近代英國的工業危机”第二部第一章“市場理論”中曾試作这种說明，后来，去年布尔加科夫先生所著的“論資本主义生產下的市場”（莫斯科一八九七年）又論及这个問題。这两位著者在基本的見解上是一致的。兩人都把重点放在叙述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中所作的那关于“社会总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的卓越的分析上。兩位著者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瓦·沃·先生和尼·一遜先生关于資本主义社会的市場（特別是國內市場）的理論絕對是錯誤的，而这种錯誤理論，不是由于对馬克思的分析的忽視，就是由于对它不了解。兩位著者都承認：發展着的資本主义生產自行創造着一个市場，主要是依賴生產資料，而不是依賴消費品；——一般說來生產品的和特別說來額外价值²的實現，就是沒有國外市場的吸收，也是完全能够解釋

的；——國外市場之所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必需，不是由實現條件發生的（像瓦·沃·先生和尼·一遜先生所設想的那樣），而是由歷史條件等等發生的。看來布尔加科夫和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兩先生間既然如此完全一致，應該不會有什麼爭論，而可以齊心合力對民粹派經濟學家作出更詳細更深入的批判了。但實際上這兩位著者之間却展開了論戰（布尔加科夫先生在前引書第二四六頁至二五七頁和他處；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在“神性世界”一八九八年第六號：“資本主義與市場，因布尔加科夫的書而作”）。依我們的看法，無論布尔加科夫先生也好，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也好，兩位著者在論戰中都不免有些過分的地方，因為他們的意見都帶了太多的個人的性質。我們且來研究一下，他們之間有沒有真正的意見分歧，如果有，兩人中哪一個比較正確些。

首先，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責備布尔加科夫先生“缺乏獨創性”，太喜歡 *jurare in verba magistri* ⊖（“神性世界”第一二三頁）。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解釋說：關於“國外市場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這個問題，我所敘述的解決為布尔加科夫先生所完全承受，但這個解決並不是從馬克思那里採取來的。”我們覺得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因為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所做的解決，正好是從馬克思那里採取來的；而布尔加科夫先生無疑地也是從那里採取來的，所以論爭不能圍繞着“獨創性”，而應該圍繞着對馬克思的這一或

⊖ 崇信師說。——編者

那一命題的理解，圍繞着必須這樣或那樣去敘述馬克思。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說：馬克思“在第二卷中根本沒有觸及到國外市場問題”（同處）。這是不對的。在第二卷敘述生產品的實現的分析那一篇（第三篇）中，馬克思便非常確定地說明了對外貿易因而國外市場對這個問題的關係。請看他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沒有對外貿易，資本主義生產根本就不能存在。但假設正常的年再生產是依一定的規模進行，那末因此也就假設對外貿易僅僅是以不同使用形態因而不同實物形態的物品（Artikel—商品）來替換本地的物品，而並不影響於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這兩個范疇相互交換的價值關係，也不致影響於每一范疇生產品的價值所分解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額外價值的關係。因此，在年再生產的生產品價值的分析上，導入對外貿易，只足以增加混亂，並不會給問題本身或問題的解決提供任何新的要素。因此，它完全不須加以注意……”。（《Das Kapital》，II¹，469[⊖]。着重號是我們加的。）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對於“問題的解決”是：——“……每一個從外國輸入商品的國家，資本都可能過剩；對於這樣的國家，國外市場是絕對必要的”（“工業危機”第四二九頁，“神性世界”中的引文，見該雜誌第一二一頁）——這只不過是馬克思的命題的不同的說法而已。馬克思說，分析實現問題時，不能把對外貿易置於考慮中，因為它只是以一種商品替換另一種商品。圖崗一巴蘭諾

⊖ “資本論”第二卷，第一版，第四六九頁3。——編者

夫斯基先生在研究同一个实现問題（“工業危机”第二部第一章）时說道：輸入商品的國家也必須輸出商品，就是說，必須有一个國外市場。这样看來，試問我們能否說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的“問題的解决”“并不是从馬克思那里采取來的”呢？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繼續說道：“‘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只是远未完成的草稿”，“由于这个緣故，我們在第三卷中找不到由第二卷所作的卓越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前引論文第一二三頁）。这种論断也是不确切的。除了社会再生產的个别的分析（《Das Kapital》，III, 1, 289）⁴外，即关于不变資本的实现怎样意义上和在怎样程度上离个人消費而“独立”的說明外，“我們在第三卷找到”專門的一章（第四十九章，“生產过程的分析”）論述第二卷所作的卓越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在这一章中，这个分析的諸結果被应用到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收入的种类这个最重要問題的解决上面了。最后，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認為好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关于這個問題的意見完全不同”，好像我們在第三卷中“甚至遇到为这个分析所决然反駁的論断”（前引論文第一二三頁），这同样應該認為是錯誤的。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在他的論文第一二二頁上，引証馬克思的兩处好像与基本学說相矛盾似的議論。讓我們仔細來看一看吧。馬克思在第三卷中說：“直接剝削的条件和它（这种剝削）的实现的条件并不是同一的。剝削和它的实现，不僅在時間上和地点上有分別，而且是本質上不同的。前者僅受限制于社会的生產力，后者則受限制于不同生產部門間的比例性与社会的消費力。……”（社会的）“生

產力愈是發展，它就愈是与消費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狹隘基礎陷于矛盾”（III, 1, 226, 俄譯本第一八九頁）⁵。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對這幾句話做這樣的解釋：“光是國民生產配置的比例性，還不能保證生產品銷售的可能性。雖然生產配置得合乎比例，生產品也可能還是不能為自己找到市場，——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話的意思顯然就是如此。”不，馬克思的話的意思並不是這樣。沒有任何根據把這幾句話看作對第二卷中所敘述的實現論的修正。馬克思在這裡僅僅是確認在“資本論”的其他几處地方也曾指出過的資本主義的那個矛盾，即無限制擴大生產的意圖和有限的消費的必然性（由于人民大眾的無產階級狀態的結果）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為資本主義所固有，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對於這點當然是不會爭論的，並且，既然馬克思在這一段話里是指明這個矛盾，我們就沒有任何權利還要到他的話里去尋找別的什麼意思。“社會的消費力”和“不同生產部門間的比例性”——這並不是什麼單獨的、獨立的、沒有相互聯繫的條件。恰好相反，消費的一定狀態乃是比例性的要素之一。實際上，實現的分析就已指出，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的形成，依賴於消費品者少，而依賴於生產資料者多。因此，社會生產的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製造）就能夠而且必須比第二部類（消費品的製造）發展得更快。但決不能因此就說，生產資料的製造能完全獨立於消費品的製造而獨立地、與後者沒有任何聯繫地發展下去。關於這點，馬克思說道：“我們已看到（第二卷第三篇），不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之間有着經常的流通，這種流通一方面就其从不加入個人消費

这一点而言，原是离后者而独立的，但到头來 (definitiv) 还是要受个人消費的限制，因为不变資本的生產不是为它自身而進行，而只是由于那些產品供个人消費的生產部門需要更多的这种不变資本。”(III, 1, 289, 俄譯本第二四二頁)⁶ 因而究極說來，生產消費(生產資料的消費)总是与个人消費結合着，总是依存于它。但是，資本主义所固有的是：一方面無限制擴大生產消費的意圖，無限制擴大積累和生產的意圖，而另一方面是人民大众的無產者化，这种無產者化却把个人消費的擴大置于極其狹隘的範圍內。顯然，我們从这里就看出了資本主义生產中的矛盾，而在前面所引用的一段話中，馬克思不过是將这个矛盾予以確認而已[⊖]。第二卷中关于实现的分析(和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的意見相反)絲毫都沒有推翻这个矛盾，剛剛相反，它把生產消費和个人消費間的联系指出來了。不消說，由資本主义的这个矛盾(或由它的其他諸矛盾)，

⊖ 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所引用的另一節(III, 1, 231, 請比較第二三二頁至同節末尾)⁷，以及关于危机的下列一处地方也完全是同样的意思：“一切真正危机的究極原因总是大众的貧困和消費限制，而相反地，資本主义生產却力圖使生產力如此發展着，似乎只有社会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它發展的限界”(《Das Kapital》, III, 2, 21, 俄譯本第三九五頁)⁸。馬克思下列的附注也是同样的意思：“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作为商品購買者的工人，对于市場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自己的商品——勞動力——的出售者，資本主义社会却力圖把他們限制在最低价格內”(《Das Kapital》, II, 303)⁹。我們在“新語報”一八九七年五月号上已經談过尼·一遜先生对于这个地方的不正确的解釋(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卷第一四九——一五〇頁。——編者)。在所有这些地方与第二卷第三篇中对于实现的分析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就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不可能，或資本主義與以前諸經濟制度比較起來沒有進步（像我們的民粹派所喜歡做的），那就大錯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在一系列的矛盾中便不能前進，而指出這些矛盾，僅僅是向我們說明資本主義在歷史上過渡的性質，說明它力圖向更高形態過渡的種種條件和原因。

總上所述，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所敘述的關於國外市場的作用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好是從馬克思那里採取來的。在“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間，關於實現（以及關於市場理論）的問題，並沒有任何矛盾。

再進一步來看吧。布尔加科夫先生責備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說他對於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家們關於市場的學說沒有予以正確的評價。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責備布尔加科夫先生，說他把馬克思的一些觀點與這些觀點所由產生的那科學基礎脫離開來了，他把事情說成這樣，好像“馬克思的觀點和他的先驅者的見解沒有任何關聯”。最後的這一種非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布尔加科夫先生不僅沒有表示過諸如此類的荒唐意見，並且相反，他引証了馬克思以前各學派的代表們的見解。依我們的看法，無論布尔加科夫先生也好，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也好，在敘述問題的歷史時，都毫無理由地對亞當·斯密注意得太少，在作“市場理論”的專門敘述時，對於他是必須作最詳細的論列的；其所以“必須”，是因為亞當·斯密正是社會生產品分解為可變資本和額外價值（照亞當·斯密的術語是工資、利潤和地租）這一謬誤理論的始祖，在馬克思以前，這個理論始終被固執着，致使實現問題不僅沒有

解决的可能，甚至沒有正确地提出它的可能。布尔加科夫先生完全公正地說道：“在出發点不正确而对問題本身的表述又錯誤时”，（在經濟学文献中所發生的关于市場理論問題的）“这些論爭，只能導致空洞而煩瑣的詞句之爭”（前引書第二一頁的注）。但是，这位著者僅僅用一小頁的篇幅來叙述亞当·斯密，他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十九章（第二節第三五三——三八三頁）¹⁰中所做的关于亞当·斯密的理論的詳盡而光輝的分析放過了，却來詳述像約翰·穆勒和奇尔喜曼（Kirchmann）这些二流的和沒有獨立性的理論家的學說。至于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呢，他則完全把亞当·斯密撇開了，因而在叙述亞当·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們的观点时，放過了他們的基本謬誤（斯密前述謬誤的重复）。在这种情形下，叙述不能令人滿意，那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只举兩個例子。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叙述了他自己用以說明簡單再生產的第一公式后說道：“但是在我們所假設的簡單再生產的情形下不会引起任何疑問；按照我們的假定，資本家們把全部利潤都消費了。由此顯而易見，商品的供給不会超过需求。”（“工業危机”，第四〇九頁）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以前的經濟學家們決不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他們連社会資本的簡單再生產还未能予以說明，并且他們也不可能予以說明，因為他們不理解社会生產品在价值上是分解为不变資本 + 可变資本 + 額外价值，在实物形态上是分解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二大部类。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亞·斯密也是会要引起“疑問”的，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曾經在这疑問中攪昏了頭腦。要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們

重复着斯密的錯誤，而并没有分享斯密的疑問，那不过是說明他們在这个問題的理論方面已后退了一步。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像下面这样說，也同样是错误的：“薩伊和李嘉圖的學說，在理論上是完全正确的；要是他們的反对者不憚煩要拿数字來計算出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是怎样被分配的，那他們會很容易理解到，否認这种學說就要陷入邏輯的矛盾中。”（前引書第四二七頁）不，薩伊和李嘉圖的學說，在理論上是完全荒謬的：李嘉圖重复着斯密的錯誤（參看他的“文集”，齊伯爾譯，一八八二年聖彼得堡版，第二二一頁），而薩伊更把这个錯誤完成了，因为他硬說社會總生產品和純生產品之間的區別完全是主觀的。薩伊和李嘉圖以及他們的反对者無論“用数字來計算”多少次，他們也永遠不會計算出一個結果來，因為，正如布尔加科夫就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的著作的另一處所正确地指出的（布尔加科夫前引書第二一頁的注），這裡的問題根本不在数字。

現在我們來談談布尔加科夫和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之間的另一個爭點，即關於用数字來表示的公式和它的意義的問題。布尔加科夫先生主張，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的公式“由於離開了范本”（即離開了馬克思的公式）“因而大大地失去了它的說服力，沒有把社會再生產過程解釋清楚”（前引書第二四八頁），而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却說，“布尔加科夫先生沒有清楚地了解這種公式的使命”（“神性世界”一八九八年第六號第一二五頁）。在我們看來，這件事，真理完全在布尔加科夫先生一邊。“沒有清楚地了解公式的使命”的不如說是圖

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因为他認為公式“是證明結論的”（同處）。其實公式本身什麼也不能證明；只有當過程的各個要素在理論上已解釋明白時它才能將那過程圖解出來。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編制了與馬克思的公式不同的他自己的公式（並且遠沒有馬克思的公式那樣清楚），而對於必須用公式來圖解的過程的各個要素，他並沒有從理論上把它們解釋明白。馬克思的理論的基本命題是，社會生產品不是分解為僅僅可變資本+額外價值（如亞·斯密、李嘉圖、蒲魯東、羅伯爾圖斯等所認為的），而是分解為不變資本+上述諸部分，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雖然在自己的公式中採取了這個基本命題，但完全沒有把它解釋明白。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的著作的讀者不能夠理解這個新理論的這一基本命題。社會生產為什麼必須分為二大部類（Ⅰ生產資料、Ⅱ消費品），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完全沒有引據理由加以說明，而照布尔加科夫先生的正確的意見：“光是在這個區分中，就有着比過去關於市場問題的一切言詞之爭更大得多的理論意義”（前引書第二七頁）。所以布尔加科夫先生所做的關於馬克思理論的敘述，比圖崗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所做的要明確得多，正確得多。

最後，我們如稍為詳細地來談談布尔加科夫先生的著作，就應當指出下面這一點。他的著作幾乎三分之一是論述“資本周轉的差異”和“工資基金”問題的。冠以這些標題的几節，我們覺得是最不成功的。在上述几節中的頭一節里，著者企圖補充馬克思的分析（見第六三頁的注），並做了非常複雜的計算和公式，以說明在資本周轉有種種差異的情形下實現過程是

怎样進行的。布尔加科夫先生所得出的最后結論（为了說明資本周轉有种种差异的情形下的实现，必須假定兩部类的資本家的庫存品的存在，參看第八五頁）本身是由資本的生產和流通的一般規律而來的，所以，設定第二部类和第一部类中資本周轉关系的种种情形并做成一連串的圖表，是沒有任何必要的。上述各節的第二節也應該同样說。布尔加科夫先生完全正当地指出赫尔岑斯坦先生的論断的錯誤，赫尔岑斯坦先生以为在这个問題上發現了馬克思的學說中的矛盾。著者完全正当地指出：“如果所有資本的周轉都均等地为一年，那末当这一年度开始时，資本家就不僅是去年生產的总生產品的所有者，而且也是等于这个价值的貨幣額的所有者”（第一四二——一四三頁）。但是布尔加科夫先生毫無理由地从以前的經濟学家那里采取了（第九二頁及以下各頁）那样純粹煩瑣的問題提法（工資是取自現在的生產，还是取自过去劳动期的生產？），以致造成了多余的困难，而要來“擋开”馬克思的陈述，說什么馬克思这样議論着：似乎“工資不是取自資本，而是取自現在的生產”，“好像是和他的基本观点相矛盾的”（第一三五頁）。馬克思根本不是以这种形式提出問題的。布尔加科夫先生之所以必須“擋开”馬克思的陈述，就因为他企圖將一种与馬克思完全背道而馳的問題的提法应用到馬克思的理論中去。社会总生產过程是怎样与社会各階級对于生產品的消費相关联而進行，資本家怎样投入为生產品的流通所必要的貨幣，这些一經說明之后，那末工資是取自現在的生產还是取自过去的生產這個問題就沒有任何重大的意义了。所以，“資本

論”后面几卷的編者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就这样說：例如罗伯尔圖斯关于“工資还是取自資本，还是取自收入”这一类議論“是屬於煩瑣哲学范围内的，已被‘資本論’的这个第二卷第三篇的内容所彻底消除了”。（《Das Kapital》，II, Vorwort, XXI[⊖]）

寫于一八九八年底

載于一八九九年一月

“科学評論”12雜誌第一期

署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因

按該雜誌原文刊印

⊖ “資本論”第二卷，序言，第 XXI 頁11。——編者

再論實現論問題

今年(一八九九年)“科學評論”一月号上登載了我的“市場理論問題評述(因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先生的論爭而作)”，隨後刊載了 П. Б. 司徒盧威的論文：“論資本主義生產下的市場問題(關於布尔加科夫的書和伊里因的論文)”。司徒盧威“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圖崗—巴蘭諾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和伊里因的理論”(他的論文第六三頁)並說明自己對馬克思的實現論的看法。

在我看來，司徒盧威和上述幾位作家們的論戰，實質上與其說是由於意見分歧引起的，不如說是由於司徒盧威對於他們所捍衛的理論的內容的錯誤觀念引起的。第一，司徒盧威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的市場理論和馬克思的實現論混為一談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教導別人說：用產品交換產品，因此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符合就應當存在；馬克思則用他的分析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是怎樣進行的，也就是說，產品的實現是怎樣進行的[⊖]。無論馬克思或司徒盧威與之論戰的那些闡述馬克思的作家們，不但沒有從這個分析中得出生產和消費相協調的結論，而相反地，他們

⊖ 見我的“研究”第一七頁及其他各頁(見“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卷第一三三頁及其他各頁。——編者)。